

# 他们依然滞留在武汉

Original 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 Yesterday



2020年2月15日，因武汉封城，约有20人被滞留在武昌火车站地下停车场。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强/摄

本文约4040字

预计阅读时间11分钟

作者 | 尹海月 刘言 王嘉兴 李强

编辑 | 从玉华

封城前，出来旅游散心的江西人张文，觉得武汉是个很治愈的城市。

他去了黄鹤楼、汉正街，游人很多，“没有戴口罩的”“那个时候都没有听到什么风声，发生得太突然了。”

到武汉后，他在一天150元的旅馆待了24天，最后拖着行李箱，走了两个多小时到武昌火车站，“脚都走肿了。”当时，他的口袋里只剩下一张车票的钱，可火车站无票可卖。

2月12日，他住进了武昌火车站的地下车库里。两天后，张文成为方舱医院的一名志愿者。他说，做志愿者，能帮助别人一点儿是一点儿。在这里，他负责安保工作，有吃的住的——34岁

的他第一次住进三星级酒店。

他加入外地人滞留武汉的几个微信群，发现有200多人被困：有的是因为来武汉做手术，有的是陪孩子艺考，还有的只是封城当天转车，就再也出不去了……现在，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：等着武汉好起来，出城。

## 1

1月23日凌晨2点的封城令很多人感到突然。

当天晚上，张文才得知这一消息。他不看新闻，对疫情一无所知。晚上出门时，他被旅馆老板娘叫住，说有疫情，封城了，这几天不要出去，出去必须要戴口罩，不然不要回来。

他以为很快就会解封，没想到一住就是近一个月。

刘艳芳也没想到会滞留这么久，以为“封一个星期不得了了”。看到封城消息时，她正在病房里陪着丈夫，他们1月10日从河南开封到武汉来治病，她想着，“既然来了就在这好好治。”

刘艳芳后来后悔不已，她错过了出城的机会——1月21日，弟弟想接她回去，她没让，“别瞎紧张。”她对弟弟说，“武汉这边可热闹了”。她从9楼的窗户向外望，医院对面的商场人来人往。

“开始新闻上说可防可控，给我的印象就是跟流感差不多”。陈恋也没在意，直到封城前一天，她感觉有点不对劲，医院开始跟病人协商出院，“我们那一层基本上走了一半。”

同这些早早进入武汉的外地人不同，李祖清是封城当天进入武汉的。

1月22日，他从广东揭阳出发，23日10点多达武昌火车站，准备转车回陕西过年。但出站后，李祖清发现进站口已封，车不开了，随后被通知办理退票。

还有人在封城之后进入武汉。他们是在高速路上被拦截的。1月24日，朱言言从广西开车回安徽，途经武汉市高速路收费口时，警察告诉他们，前面的高速路封了，可以走国道或省道，朱言言便下了高速路，开到武汉市边界新洲区凤凰镇时，发现出不去了。

他给当地政府、公安局、派出所打电话均无果。一个警察说，再往前走是麻城，即使这里给你放行，前面也过不去。朱言言一家人只好入住当地的一家宾馆。

## 2

对这座城市的滞留者，等待才刚刚开始。

1月24日，张文出门买了两个口罩，再未出酒店大门。起初，他还可以去便利店，后来酒店所在的小区也被封了，他只能叫外卖，又托酒店老板娘在网上买菜，并借来锅煮。

足不出户的张文靠看电视剧打发时间，“包青天看完了，新白娘子传奇又重新看了几遍。”张文每天托外卖小哥带烟，心烦的时候能抽两三包。

转车失败后，李祖清也住进了火车站附近的宾馆，他挑了最便宜的一间，60元一天，饿了就去外面饭店吃。



刘艳芳只能吃医院里的盒饭，她最担心丈夫的病情。丈夫需要每日通过吸高压氧治疗脑损伤，但1月23日，医院的康复科就停了。当时，医院告知她，正月初五会恢复上班，但直到现在也没复工。年前约好的手术延期了。

从2月5日起，丈夫越来越暴躁，拔针，吵着要回家。有人好心抱着劝阻他，还被打了一拳。有一次，她跟着丈夫去卫生间，丈夫突然不耐烦地推了她一把，冲入卫生间将自己反锁，直到几个护士过来帮忙才将门打开。

刘艳芳担心，老公的病越来越严重，“错过最佳治疗期。”

在武汉就医的外地人不是少数。王静的丈夫也在封城当天停掉了高压氧的治疗。1月13日，她陪丈夫到武汉看病，在医院住到现在。

王静所在的7楼已被锁，病人们只能在7楼走动，王静几乎没有出过病房，看到楼下发热门诊处的救护车和运输车，她很害怕。她天天戴着口罩，睡觉也不敢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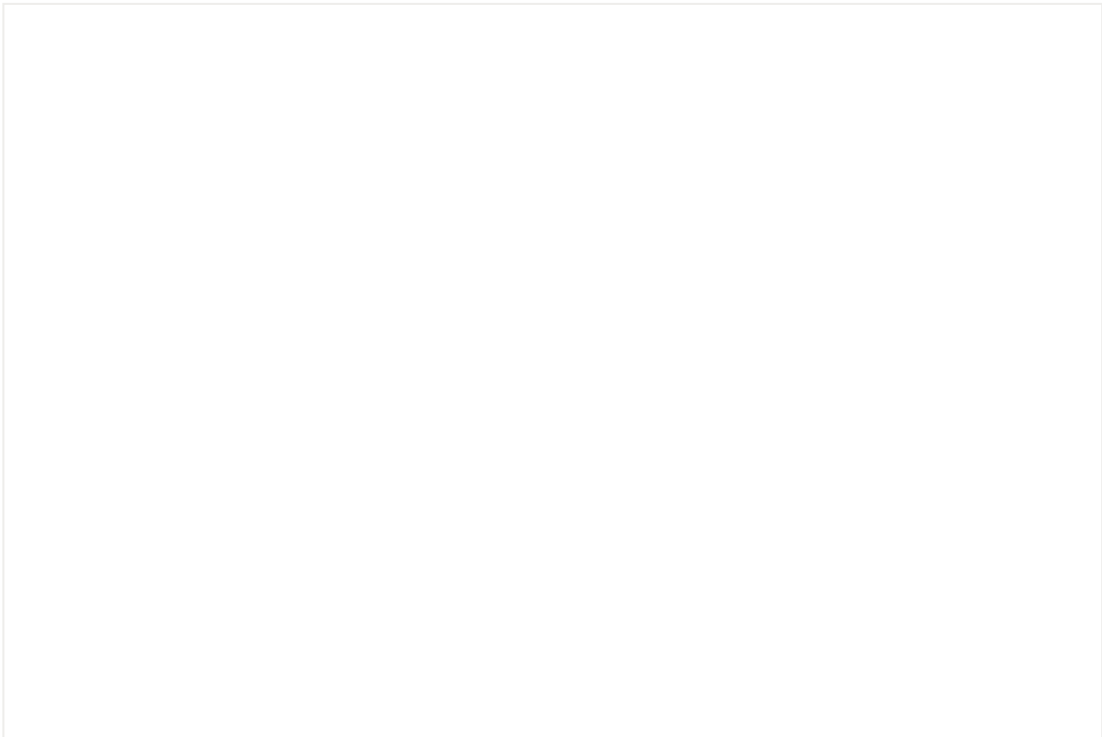
自封城以来，陈恋看着身边的医护人员的装备从一个口罩变成两层口罩，再加上帽子，帽子之后再卡上护目镜。

4个月大的宝宝一直吃母乳，由于焦虑，陈恋的奶水变得少而透明，她只能让丈夫去网上买奶粉。陈恋害怕听到每天晚上从楼底传来的救护车声。

1月28日，医院开始接收发热病人，陈恋立即出了院，很多酒店已不收新的房客，因无处可去，出院当晚，一家四口在车里过了一夜。

第二天，有网友看到陈恋发布的求助信息，给她提供空房住。一家人终于有了落脚之处。能把房子交给一个陌生人住，这让困顿的陈恋感到了久违的暖意。

因为身上只带了8000多元钱，张文的钱快花光了。2月12日，他离开旅馆，去火车站，车站的售票员告诉他有票才能进站，但他根本买不到票。



他打市长热线求助，对方称“会跟上面反映一下”，并提供给他救助站的电话，但张文多次打都无人接听。张文又给110打电话，对方称不在自己管辖范围内。

眼看就要流浪，有人告诉他可以去火车站地下车库住，张文到那里发现，住在车库的人不少，“这里一堆，那里一堆”。还有的人有锅，可以做饭。

张文了解到，这些人多数都因为付不起房费来到这里，“有住二十几天的，十几天的，还有刚来的。”来得早的，有工作人员给他们发了被子。当晚，他在车库坐了一晚上，冻得直哆嗦。

3

2月13日，张文花170元买了两床被子。

当天下午，城管部门的几名工作人员来到车库询问他们情况。“他问我从哪里来，为什么要被困在武汉，说你不用急，等下我给你安排。”之后为他们安排了住宿，两人一间，“住的问题解决了，没钱可以打电话问家里借点，把难关熬过去”。

住了两天，有个朋友告诉张文，方舱医院招志愿者，他觉得闲着不如去帮点忙，就和十几个朋友一同去了医院。

到那儿一看，方舱安排的住宿条件不错，伙食也很好，“又是肉又是鱼，还有红萝卜、藕片，都是我爱吃的。”



不少人仍在武昌火车站地下车库滞留。“我们已经连续吃了10多天泡面了。”2月15日下午，一位在地库打地铺的外地人对记者说。

这一天，武汉下了一场大雪，气温从前一天的4至15摄氏度，骤降至零下2至4摄氏度。记者在地下车库发现，此处不算寒冷，但空气流通不畅，明显有氨味。

53岁的黄冈人张大爷18天前经朋友介绍来到这里。他在武汉打工多年，本来买了1月23日下午回乡的车票，去了被告知列车停运，这才听说新冠肺炎这回事。1月28日早上，他在群租房内刷牙时咳嗽干呕，被合租者怀疑“有那个病”，劝了出来。

张大爷告诉记者，最初火车站地库有超过50人，政府安排他们住到上面的旅馆，有20多个人已搬了。

但他觉得不太方便，住不惯，“我不愿意进去旅店。”张大爷说，在宾馆也是一日两桶泡面，还不怎么让出门，“有被子有褥子就行，这里安静、空旷。”



他说，辖区城管每天都会派人来给他们量体温，1月31日时，民政部门送来一些被褥，还给每人发了一箱泡面。除夕夜，他和老伴、儿子通了个电话，因为只用老人机，他也没法视频。

62岁的汤师傅，因为老板临时让他多装2天货，没能在封城前离开。在这个地下车库，他靠兜里的400元钱撑了23天。

39岁的湖南人王哥，因为发现自己租住的旅店涌入越来越多外地人，担心感染新冠肺炎，主动来到这里。他早早在京东买了睡袋和零食，每天靠外卖度日。但这里的人大多是50岁上下的中年人，不擅长使用智能手机。

地库有公厕，也可以用电，也有开水可以打。在地库岗亭值班的管理员曾告诉媒体：“我在这值班，从封城那一天起，他们在这，我就在这。”“这些设备也需要看护。眼下特殊时期，没办法，有困难多克服，大家互相体谅吧。”



#### 4

陪丈夫看病滞留武汉的刘艳芳是一名初三班主任，学校通知她尽快回去。她也着急回去上课，惦记毕业生。

刘洋在英国读博，已在武汉的男朋友家滞留一个月。学校通知她，如果不能在3月1日及时回学校进行学籍注册，英国移民局将注销签证，这意味着她将面临失学。

王静在一家房地产企业上班，公司将于2月24日复工，通知只能等她半个月，“万一工作丢了，房贷车贷一个都还不上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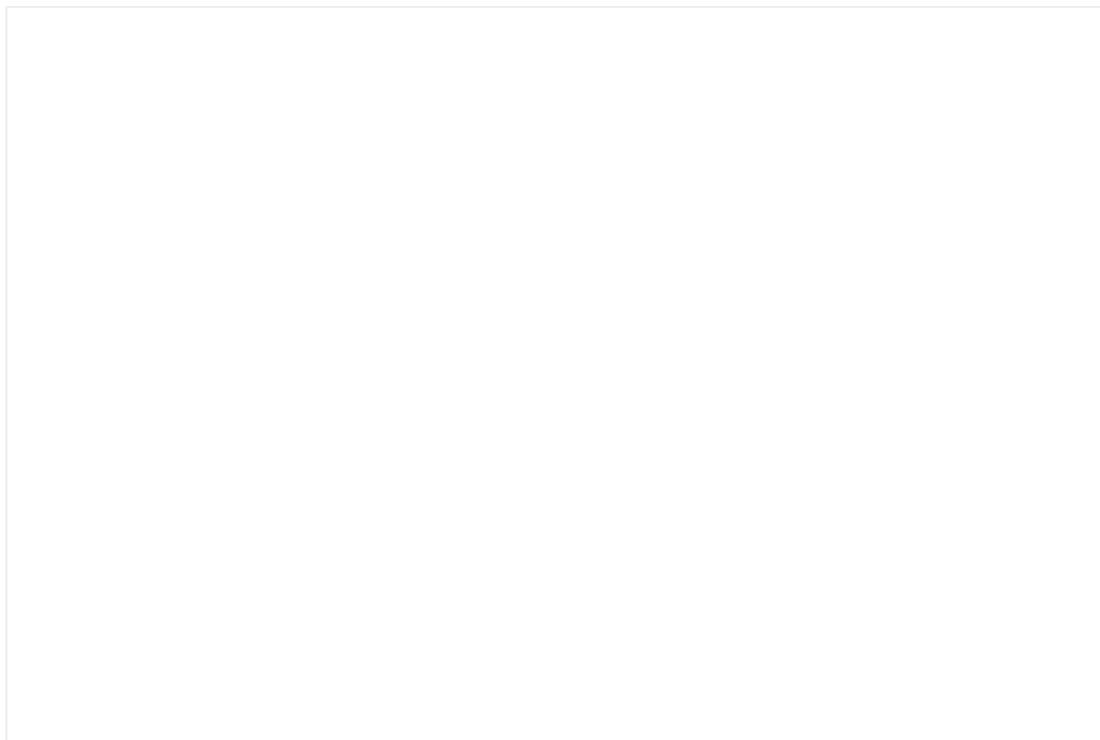
王静打电话向社区询问，社区让她问街道，街道又让她问指挥中心，区指挥中心说不知道，她又开始打市长热线。市长热线说，现在没有政策，让她去网上看有没有通知。可网上没有任何相关内容。

几乎所有滞留者都经历了这样的求助过程。刘艳芳从学校得知，只要有健康证明，就可以回去上班，她去社区开健康证明，但社区工作人员称未接到相关政策，让她去问区指挥部，但区指挥部一名主任告诉她，办不了，只能等着。

前几日，刘艳芳听人说有私人救护车能出城，她电话咨询，对方称不用别的手续，有体检证明就能走，每公里24元。刘艳芳算了算，从武汉到开封，要花1.4万多元。

她想走，但对方说无法送到开封市内。老公是病人，她担心一旦在高速上被困住，更难办。2月13日，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称，湖北省内各类企业不早于2月20日24时前复工。刘艳芳心想，20日或许会解封，她又开始等待。

张文也在等待。直到现在，家人也不知道他在武汉。住地下车库时，他也没跟家里要钱。



在方舱医院做志愿者，他每天要在门外站12个小时，“工作量不大，就是有点冷。”15天志愿者工作满后，他要再隔离14天。

在有着200多人的滞留者群里，人们每天都在讨论着，什么时候能重新上班、上学，能回家见到亲人。

2月17日凌晨，一个女人在群里说，母亲昨日下午5点多钟去世，她没能见妈妈最后一面。

中年女人称，自己在江苏的一个工地上开塔吊车，大年初三开车回云南看望病重母亲，途经武汉，不小心下了武汉高速路，就再也出不去了。

“感觉很对不起我的妈妈，就因为我走错了路，在这里出不去，我现在很讨厌我自己。”有人在群里安慰她。

她向有关部门求助，有工作人员劝慰她，暂时无法出城，会帮助她解决食宿问题。

群里很热闹，消息迅速被淹没。人们又开始讨论，明天吃什么，去哪里买菜。大家互相鼓励，日子要好好过。

（文中刘艳芳、王静、刘洋为化名）

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出品  
微信编辑 | 陈轶男



觉得好看请点这里 

Modified on 2020-02-23